《三和人才市场》纪录片影评

龙永奇

当代中国，正沐浴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阳光，经济腾飞、科技与文化力量日益强大、城市发展飞速、城乡边界愈加模糊。但飞速发展的社会亦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如同当今人们所关注的人口飞速增长带来的住房、医疗及社会资源紧张，贫富差距逐渐加大，每一个人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与过往的中国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当代社会飞速发展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底层劳动者。

中国深圳市中心以北十公里处的龙华新区，有一处大型职业介绍所，“三和人才市场”。周围小巷内，残破建筑物林立，与现代城市市中心的高楼林立形成鲜明对比，廉价网吧、旅馆、杂货店等百余家店铺鳞次栉比。众多年轻人或在网吧内瞌睡，或露宿街头。《三和人才市场》一片在绚丽奢华的中国硅谷——深圳，倾听从社会底层支撑着制造业大国的人们的心声，关注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挣扎的年轻打工者们的现实。对于这些打工者，在当地有一个切实却又悲哀的称呼，“三和大神”。

一、“三和大神”是怎样的社会群体

什么是三和大神？正如前文所述，狭义上的三和大神，其主体构成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农民公相应国家政策，抓住人口红利与社会开放的机遇而进城务工的农民所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年龄大多在90及00后之间。由于本世纪初期互联网产业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壮大，其所承载的信息与资源让这一群体相较于其父辈有了更多与世界接轨交互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其眼界。同时对于外部世界的未知，促使其同其父辈一起放弃世代所居的乡村，转而迈向飞速发展中的城市，追寻父辈的足迹来谋生。但正是互联网所给予这一群体的大量信息以及童年时期与父辈接触较少，使得其同其父辈对于谋生的想法与追求有着鲜明的不同，他们对于未知的世界更加痴迷，但是由于伴随其成长的祖父母一辈不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以及中国乡村本身的教育资源不足，即使有部分人能依凭自身努力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亦因为家庭环境的不支持与社会教育资源的不足而对教育大门望而却步，导致这一群体的教育水平低下，没有一技之长。即使来到城市中参加应聘，往往也只能从事无技术水平的体力或重复劳动，在社会中缺乏竞争力。同时这一群体缺少其父辈“逆来顺受”的劳务意志，他们面对大城市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繁华景象，渴望拥有同城市居民群体所享有的自由与权力，但城乡过大的发展差距导致其没有得到与之所拥有的眼界相匹配的教育资源与实践机会，由此所导致梦想与能力的不匹配将其精神意志以及所谓的理想与追求蚕食殆尽，最终造就了其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的劳动观念——及时行乐的“三和大神”。

二、“三和大神”群体产生的原因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点，对于某一个有鲜明特点的社会群体产生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例如对于本文所述深圳“三和大神”这一社会群体，倘若我们仅仅根据纪录片、网络媒体的报道等零散的信息搜集渠道来分析这一群体的产生与群体特点，所得往往是与现实有所偏差的。由于三和大神群体的人数庞大，仅仅是一天从三和市场招聘的劳动者就多达7000人，因此纪录片、网络媒体所报道的这些案例和人物，并不能完全代表三和青年的生存状态。许多三和青年的日常生活还是相对正常的。整天挨饿、睡大街、等着别人赏饭等生活状态的确存在，但这都是他们在面临财务压力下的一种暂时状态。长期靠捡垃圾桶里面的食物维生是不现实的。

此外，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贫民窟社会，诸如巴西、非洲等，三和地区由于受控于强大的地方政府并且没有经济自循环的主体，也就没有了演化成贫民窟社会的根基。而且，贫民窟是家庭化的——在有了家庭之后，贫民们才能够在贫民窟里存续下来。三和青年却是在不断流转的。有些人在三和当了一段时间“大神”，就会选择离开三和，改变自己的生活。亦或是记录片当中残疾的早餐店老板，选择供养子女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而留在深圳本地。这跟贫民窟居民被“囚禁”于贫民窟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由此可见，“三和大神”这一社会群体是一种极具鲜明特点、在中国特殊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环境下所催生出的群体。

如同现今大多数普通人往往囿于自己的眼界、家庭、工作环境而无法克服一系列生活中所遇到的困扰一样，“三和大神“很难跳跃出自己所生活的环境，来俯视自己为何以这样一个不同于常人生活的方式来生存。不过，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他们只管享受及时行乐的生活而不会将其原因归咎于社会的内在问题。他们无法理解所处的时代对于自己生活的意义，而是出于自我防御，在道德上越来越麻木，试图彻底成为私己的人，难以寻到人生的出路***（引自《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一章）***。倘若个人或者一个群体能够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什么，并且有能力在个体陷于一团混的日常体验时，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进而从此框架中梳理出自己所处的社会具体阶层，从而便可将个体的不安转化为明确的困扰，使得群体不再漠然，转而关注公共话题***（引自《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一章）****。*而上述被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是当代社会的精英阶层与本文中“三和大神”这一时代下的底层劳动群体一个尤为不同的点。其实我们从与之相比年龄稍长已经结婚成家的上一代劳动者可以看出其已经有了一定“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类群体在进城安家后努力工作，因为其已经看到了自己所处阶层的局限性以及当即眼下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家庭与婚姻。他们的选择是基于家庭的理性选择，必须为家庭而付出一切。他们进城打工的目标是赚钱供孩子上学或赡养老人。因此，老一代农民工没有形成像三和青年那样的底层社会，他们并不想在底层停留很长时间，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往上爬。也正因如此人才市场所充斥着的中介公司、用人单位招聘者甚至劳务诈骗层，抓住“三和大神”无家庭与婚姻，厌恶长期工作，在得到一定报酬后立即投入到赌博、网络虚拟中行乐而未曾想过未来如何的特征，以种种话术将其骗入工厂中，从而压榨其剩余价值而攫取利益。因此“睡大街“、”简易宾馆“、”高利贷“等等社会现象与行为应运而生。这种灰色的社会现象与行为正是A通过某种与B利益相反的方式影响B的权力观点，而权力不是某一个人或是单一群体的所有物，它属于某个人或是某群体对另一个人或群体的控制，并且只有在双方聚集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其存在***（引自《权力》第一章）****。*庞大的”三和大神“社会群体的如此相似的愚昧性，授予了中介公司、用人单位招聘者以及高利贷发放者行使其压榨”三和大神“的”权力。这也同样导致了底层社会的年轻人对社会与生活的不满日益增长，在社会不公的种种打击下，本充斥着理想信念的躯体变成了一副无所事事的空壳，对未来的希望也逐步转化为不满与自甘堕落。但如果B，也就是被压榨的“三和大神”群体认识到了他们的真实利益或者他们拒绝与反抗的时候，所有的或大部分的A，也就是剥削阶级试图或成功地统治他们的形式构成了对他们的自主侵犯，而他们在其自己的自主生活中拥有之中真正的利益，那么权利的关系也就随之结束，它将自我消亡***（引自《权力》第一章）***。但显然这在短期内并不可能，“三和大神”这一社会群体缺少必要的“社会学想象力”以及正确的“权力”或“劳动关系”的观念，缺失的社会观念使得他们甘愿被剥削后及时行乐，自甘堕落。

环境可以塑造人、改变人，亦可以摧毁一个人或将其纳入环境本身。中国当代惊人的城市发展背后之一是诸多劳动者可能在其本不知情下的贡献。